

模仿行为是拉美恶性通货膨胀的温床

杨 纓

拉丁美洲受通货膨胀的难扰为时已久。从五、六十年代起，拉美的通货膨胀率就是世界最高的。七十年代以来，形势日趋严重，消费物价的年平均上涨率扶摇直上。1971年消费物价上涨率为14.6%，1980年增至55.2%，1984年猛升到144.9%，1985年达到164%^①。通货膨胀的恶化状况还反映在高通货膨胀的国家不断增加。1961—1970年，消费物价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5%的国家只有阿根廷、智利、巴西和乌拉圭四个国家。1971—1980年增加到九个国家（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等），1985年增加到十六个国家（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等）。个别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高得惊人，如阿根廷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为672.1%，玻利维亚竟达到11,743%。对于拉美这种普遍的恶性通货膨胀，人们称之为“拉丁症”或“超级通货膨胀”。

是什么因素促使拉美患“拉丁症”或变成一个“超级通货膨胀”的地区呢？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贬值现象，其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天灾人祸、政权更替等非经济因素也可引起通货膨胀加剧。国际经济界和拉美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形成了货币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理论。货币主义把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运转过程看作是仅仅由货币因素单独决定的过程，把通货膨胀这一成因复杂的现象归咎于货币过多，这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这种理论与拉美的现实相去甚远。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它的通货膨胀不同于发达国家。结构主

义则认为，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长期恶化的状况不是偶然因素引起的，而是有着内部和外部根源的。简单地说，从内部原因来看，拉美国家在发展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实施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产生了重工轻农、赤字财政等偏差，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出现农业落后、能源交通发展缓慢、进口能力有限、基础设施不全等“瓶颈”现象。也就是说，由于某些经济环节跟不上主导部门的发展，产生了供给不足的问题，从而诱发了结构性通货膨胀。从外部原因来看，自七十年代中期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滞胀”，它们为摆脱困境，在不断调整内部经济结构的同时，竭力以各种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拉美的出口产品价格不断下跌、进口工业品价格上涨、国际市场的利率不断升高以及美元汇价大升大降等造成拉美的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外债负担越来越沉重。这些都对拉美的通货膨胀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结构主义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对拉美通货膨胀的成因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但到八十年代，拉美的通货膨胀问题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原因何在。笔者在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造成拉美恶性通货膨胀的成因作了进一步分析后认为，拉美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只注重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的表面模仿，忽略了本地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是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国际金融统计1986年年鉴》第103—110页。

模仿是学习外国经验的第一步，但不是它的全部。如果长期停留在表面模仿，只要形式，不管内容，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外国的模式，就不可能达到借鉴外国经验，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因此，学习外国应当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本国或本地区的自然资源的特点、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人口素质等实际情况，进一步吸收、消化和创新，以促进本国经济稳步发展，避免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战后，拉美的经济发展实践说明，拉美国家恰恰只注重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外壳形式，忽略了结合本地区特点进行创新的内容，因而对通货膨胀的恶化起了催化作用。正如墨西哥学者罗·斯达文哈根曾深刻指出的：在拉美，工业化的模式是引进的，一切产品都是外来的：小汽车、电视机、电冰箱都是在现成的工艺基础上制造的。他说：“我们不仅购买商品、技术，而且购买工业化的过程”和“生产方式”，他指出，墨西哥实际上移植了一种与它在极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生产技术手段。

拉美国家注重外壳模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追求工业化，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工业化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来看，自蒸汽机发明到电气化的实现这一段工业化的历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当今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创造条件，缩短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间，但是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能任意跳过某些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拉美的工业活动始于三十年代。战后，在发展主义理论指导下，各国普遍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实行高指标、高投资，追求工业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五十年代中期，拉美的制造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了农业。1970年，重工业在拉美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轻工业。目前拉美主要国家基本上改变了原来那种以农、矿业为主的单一制经济结构，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拉美已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工业化水平的新兴地区。然而，也应该看到，拉美国家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带有一定的模仿性。在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片面追求工业化，忽视某些经济发展规律的问题。

首先，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不够成熟。西欧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新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孕育、发展的结果，是农业生产和手工业作坊大发展的必然，也是新兴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结果。这就是说，工业的发展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除了资金、市场、劳动力以外，主要的是要扫除封建的生产关系及一切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残余，为农业向资本主义大农场过渡，手工作坊向现代化机器生产发展扫清道路。拉美工业化开始的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危机使拉美与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中断，迫使拉美开始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活动。所以说，拉美的工业化起初并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正常发展的客观要求所致，而是在外部因素的推动下起步的。因此它不具备工业化发展的充分条件。尽管拉美作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农矿产品生产地，曾有过一段经济繁荣时期，然而农矿产品出口换得的资金，大部落入新老殖民主义者和少数本国统治者手中，用于积累的资金有限。战后初期，封建的土地关系依然存在。拥有六千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地主仅占农村总户数的1.5%，但却拥有50%的耕地。在农村，劳役地租、债役农仍大量存在。这些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没有被根除，而是在长期缓慢的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上逐渐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到七十年代，拉美的土地仍然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占农业人口2%的大土地所有者占有

全部耕地的47%。因此,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很不充分,国内市场狭小,无法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

其次,工业化的基础不牢。农业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原料、市场和劳动力,是工业赖以发展的基础。一般地说,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业生产由于种种原因落后于工业生产,但是,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对农业生产提供的技术装备越来越多,对农业发展的要求也不断增加,于是农业生产的速度不断加快。而工业化的基础也日益牢固。早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初期,马克思就科学地预见了这一发展规律,他指出:“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产率发展很快,……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②。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以六十年代为例,美国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每个劳动者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英国的相应比例为:6.8%和2.3%;法国为6.2%和5%;西德为7%和5%。

从三十年代算起,拉美的工业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尽管拉美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而且工业化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多年来,拉美的农业生产一直萎缩不前,甚至出现过倒退的现象。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反,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拉美的农业生产增长率不但大大低于工业生产的增长率,而且也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只有个别年份例外,1977年拉美农业生产的增长率略高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拉美农业发展缓慢是各种原因造成的,除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农业发展这一主要原因之外,战后拉美国家实行的重工轻农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政府不重视对农业的投资与技术装备,把农产品出口创汇的收

入转投入工业部门,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人口的年增长率(2.9—2.6%)超过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时,拉美的农业生产基本上只能满足社会的简单消费,无力为工业提供必要的原料和资金,使工业的进一步增长失去了可靠的基础。

二、片面追求城市化,忽视生产力的平衡发展。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社会的富裕程度,表现出社会的进步。战后,拉美各国热衷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把五分之一的国内外资金投入工业部门和城市地区。政府在住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过多。在有些国家这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在号称福利国家的瑞士,1982年政府对社会公益、福利等支出占总支出的49%,而同期乌拉圭则为51.2%;美国为36.9%,而智利却达42.6%,巴西和阿根廷分别为34.8%和34.2%,都接近美国。在这种片面追求城市化的政策推动下,拉美各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迅猛发展,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一方面,工业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地区:拉美三分之一的工业生产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三国,而在这些国家里,工业活动也是集中在少数城市或地区。如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巴西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另一方面是原来落后的地区更加落后,如巴西的东北部等。这种不平衡不但刺激了城市人口继续膨胀,而且还带来产、供、销以及交通、运输等一系列不利于经济的问题。

三、消费早熟的倾向。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在没建立技术先进的工业体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还较低时,对耐用消费品大量需要,消费方式改变过快,与生产水平不相适应,称为早熟消费。拉美被认为是早熟消费的典型地区。这是由于(1)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它具有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6页。

刺激消费的作用。六十年代以来，拉美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发展很快。以墨西哥为例，1960—1970年，耐用消费品生产增长22.5%，同期非耐用消费品生产只增长7.4%。在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中，汽车生产的发展尤为突出。巴西和墨西哥的汽车工业分别以每年20%和15%的速度递增。1984年，墨西哥平均10.7人拥有一辆汽车，接近日本的水平。由于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在拉美不少城市中出现车多为患，交通拥挤的现象。（2）美国和西欧国家高消费的示范效应和跨国公司在拉美的广泛渗透和无孔不入的推销活动，使拉美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发生很大变化，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在1980—1982年，拉美的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和发达国家的水平接近。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80%以上。少数国家如海地、牙买加、尼加拉瓜等国的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竟高达90%以上，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从居民家庭支出的变化中也反映出拉美消费早熟的倾向。据对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调查，1969—1978年，在最贫困阶层的家庭中，耐用消费品和文化生活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从2.5%增加到4.1%，超过其他各类支出的增长幅度。

拉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只注重表面的机械模仿，照搬西方工业国的模式，追求它们的工业水平和消费方式，导致本地区经

济的发展和部门经济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消费基金膨胀、储蓄和投资下降。七十年代，拉美国家的国内年平均储蓄率不足10%。八十年代，不少国家的储蓄率虽有回升，但仍十分低下。1982年，智利国内储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乌拉圭为12%，巴拉圭为15%，巴西、阿根廷为19%。而发达国家日本的储蓄率为30%。与此同时，拉美的投资率也明显下降。以1983年同1965年比较，巴西、阿根廷下降了六个百分点，智利下降了七个百分点，国内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83年只有8%，委内瑞拉下降了一半，为12%。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高档耐用消费品、化妆品、高级饮料和文化用品的进口大量增加。1973—1979年，阿根廷和智利耐用消费品进口额（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四倍左右，乌拉圭增长了十倍以上。这种模仿的后果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尚不明显，它被当时拉美经济的繁荣掩盖了。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拉美出现经济危机，特别是债务危机的不断加剧，拉美经济不平衡和消费膨胀的后果日益暴露出来。在国民经济增长缓慢，有的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国民收入下降的情况下，要满足国内高消费的要求，势必造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国际支付逆差和外债增加，通货膨胀恶性发展。所以说，模仿行为是拉美恶性通货膨胀滋生的温床。

• 小资料 •

拉美的大公司

在墨西哥《进步》杂志1986年末公布的1985年拉美500家大公司中，巴西344家、阿根廷54家，墨西哥50家，哥伦比亚26家，智利10家，委内瑞拉9家。销售额最大的三家公司是：墨西哥石油公司（203.8亿美元）、巴西石

油公司（153亿美元）和委内瑞拉石油公司（148亿美元）。盈利最多的是墨西哥石油公司（151亿美元），和巴西石油公司（100亿美元），亏损最多的是阿根廷石油矿藏管理局（6.8亿美元）。